





原件短缺

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此有知
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
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
而竒之及是為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
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持給鹵
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
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
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
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
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

賢校理龍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羅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養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雜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息勇且

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

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
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
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
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
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
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
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
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宴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
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
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

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
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
子則小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
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
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
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
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
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
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
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

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公曰
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 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
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 陛
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
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
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
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
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
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
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

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
洙見公達此意爾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
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
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子
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
卒之際接立其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
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
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
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
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

餘詔 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
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入爭絲毫之利至相爭
奪今皇子辭不貴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
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 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
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
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
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 英宗
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
太宗時姚坦為堯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
踰月 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乳母曰王無疾以

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 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
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 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
主 太宗之子 真宗之妹 陛下之姑而謙恭率
禮天下稱其賢願 陛下教子以 太宗為法公主
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 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
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 楊歸其兄瑋散遣其家
人公言 陛下追念章懿太 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
子離析家事流落 陛下獨 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
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 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
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 院權判國子監陰知制

詰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
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
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
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
之政至於胥史謹諱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
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
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
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
可以不正克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
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

微病革之日方拜克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
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
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
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
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
不當與后同素盞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親
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
宗崩 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
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
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

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
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
讒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 英
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
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郡
尉南頓君惟哀安和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
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 仁宗遺賜珠
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
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
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

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 英宗疾既平皇
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
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
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
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
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侂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侂無
功而得使相 陛下以慰母心爾今兩府皆遷無名
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顛望已
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
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

不聽及 陛下嗣位反覆草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
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
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
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為鄉
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
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
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彊者為盜弱者
轉徙死一作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
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
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

獨稱疾不行及即位 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
為三司使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
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 仁宗之世私自
結於 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
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
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
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
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
官大爵極其尊榮或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為案至
今存焉時中外汹汹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

防趙鼎趙瞻等皆蚤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
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
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
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
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
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
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
計較末節及其桀驁而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
生於高宜比狄之禍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
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

滋為法而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救邊吏疆場細
故徐以三事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
水公上疏論三事比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
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
宗即仁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
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
兼之卿有文學河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
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
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
閣門強公受言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

公入至廷中以告三具公懷中不待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
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
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
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
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
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
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 陛下欲廣言路屈
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之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
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
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

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 陛下平生力學所得
盡在是矣公在 英宗時與口口誨同論祖宗之制勾
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五土內殿崇班則出近歲
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虛崇給非祖宗本意又故
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 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
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 尚居簡姦邪乞加遠竄
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臣 右簡亦補外未幾復留
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
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止而鄜延鈐轄吳玚臣
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玚臣降黜權歸中正諂歸

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
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
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
宮邸直省官鄭昭選等四人為閣門祇候公言國初
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
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為館
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莫宗山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
十兩銀合三百兩二上車經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
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
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

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
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
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昔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
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
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
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
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
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
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
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

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為二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合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未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耻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者公曰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浼手詔荅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為荅詞使中外

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饗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

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吾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也旱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財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百之少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工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以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也帝褒事責

兩

府亦兩

不復詞無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

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

相親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

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東流自淺新

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

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

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為政

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

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

上疏逆陳其利害日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

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
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
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
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守蕭何之
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
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
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
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
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 祖宗
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

之法有一年一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
年一變者巡行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
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
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而舊法
也何名為變右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
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
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
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

無有臣恐風之附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額 陛下問之三司臣等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何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去思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荅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令從坐戶內左右曰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訕訕何也王珪曰臣等職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去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當言

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額取則與之不額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口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

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元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蕪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

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日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

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復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復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麩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麩飯昔當

造後無用府庫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之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溢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際親書緘封置卧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

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政太
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 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
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
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
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
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
閻愁苦於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
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 先帝宜下詔首
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
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

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
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
此者必罰無赦 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
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
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
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
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
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
者而 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
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

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
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
今急務 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
除公知陳州且過 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
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
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 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
遷通議大夫初 神宗皇帝 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
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
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
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 先帝

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
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
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 先帝終疑之遂退
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
下多故及 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
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
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 先帝之法其善者
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
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
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

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
宗繼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
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
使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
有或非之者也况以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
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
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
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
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國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
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

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以息京東鑄錢錢河北
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茶
以漕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土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
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
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
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
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臣之法猶在而西戎之
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
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
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共班再拜而已免舞蹈

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
疏論免後五害乞直降敕罷一率用熙寧以前法有
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
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一我為使用兵為非時異
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一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
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一詔將兵皆隸州縣軍政
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一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
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一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
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任一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
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一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

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材命文臣升朝
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為進士高選皆後之拜左
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
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嘗曰不見君不可以
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
拜公皇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
糶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
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
及上等而不糶皆以之時一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
傷虛己以聽公公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

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 太皇
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
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
溫國公樞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
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
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
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
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
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
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

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
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
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冒第洛中僅庇風雨有
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亞衣菲食以終其身自
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
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
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
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
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
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

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一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經論二卷正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日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樂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公初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巡約戰國至秦二世

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並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辯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 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劔賜名次其治通鑑詔通英讀其書賜穎邸舊書一千四百二卷心書成拜資政殿學士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比口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 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

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上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世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任矣其報之也大哉從公游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以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比口不載謹狀

蘇廷評行狀

公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廿六先蓋趙郡城人也

曾祖諱鉞祖諱祐父諱果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皇考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然皆自以為不及其父祖矣皇祖生於唐末而卒於周顯德是時王氏孟氏相繼王蜀皇祖終不肯仕嘗以事遊成都都有道士見之屏語曰少年有純德非我莫知子我能以藥變化百物世方亂可以此自全因以麪為蟻皇祖笑曰吾不願學也道士曰吾行天下未嘗以此語人自以為至矣子又能不學其過我遠甚遂去不復見公幼疏達不羈諸書略知其大義即棄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為己衣食稍有餘輒費用或以

予人立盡以此窮困厄於飢寒者數矣然終不悔旋
復有餘則曰吾固知此不能果困人也益不復愛惜
凶年鬻其田以濟飢者既豐人將償之公曰吾固自
有以鬻之非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
無鬻發府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懲人亦莫能測
也李順反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棄城會
三考病沒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
獨治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施施
所之曰朝廷終不棄蜀賊行破矣慶曆中始有詔州
立學士謹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効職學中公

笑曰此好事卿相以為美觀耳戒子孫無與人爭入
學郡吏素暴苛緣是大擾公作詩并譏之以子渙登
朝授大理評事慶曆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
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脩文鄉安
道里先塋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娶史氏夫人先公
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生三子長曰澹不仕
亦先公卒次曰渙以進士得官所至有美稱及去人
常思之或以比漢循吏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
刑獄李則某之先人諱洵終於霸州文安縣主簿渙
嘗為閬州公往視其規畫措置良善為留數日見其

父老賢士大夫閭人亦喜之晚好為詩能自道敏捷
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發於詩比沒得數千首
女二人長適杜垂裕幼適石楊言孫七人位份不欺
不疑不危軾轍聞之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
皆懷慕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煥就學所
以勸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煥以進士得官西歸父
老縱觀以為榮教其子孫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
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
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為言公不答久之曰吾兒當
憂其不學邾既而果自憤發力學卒顯于世公之精
識遠量施於家聞於鄉閭者如此使少獲從事於世
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汨沒老死無聞於時然古之
賢人君子亦有無功名而傳者特以世有知之者耳
公之無傳非獨其僻遠自放終身亦其子孫不以告
人之過也故條錄其始終行事大略以告當世之君
子謹狀

蘇文忠公集卷第一百五

銘

却鼠刀銘

野人有刀不愛遺予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
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
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
終夕窸窣叱訶不去啖齧盡乘掀杯舐甕一作去不
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竅為兩門竅則旁出輕趨
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
怪妖晝出群鬪相視睚眦舞于端門與主雜居猶見

不噬又乳于家狃于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為不誠試之彌旬凜然以驚夫猶鷲禽晝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須搖乎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為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玉堂硯銘

并叙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屬蘇軾子瞻為之銘曰

坡陀瀰漫天闊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滂神沒鬼出

與可之筆燼南山之松為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

濡之

硯大如四磚計山上至難得水

而陵州在高故以戲之

鼎硯銘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陽蟲隕拜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圯黜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銘其譬如加一作幻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鍾一作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嘶平甫之硯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

并叙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
銘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念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
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纜百夫運斤箠焚火下繼以出斯珍一噓而泫
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毅理金聲而玉德厚而
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珠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圃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
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壁澤而黝治為善硯美
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
名鳳珠坐冷龍尾羞牛後

孔毅甫鳳珠石硯銘

昔予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上
黠黠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
有泉此其大凡也為然為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
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產門異於九鵬而一鷗

鳳味硯銘并叙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味有石蒼黑
緻如玉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為硯予名之曰鳳味
然其產不富或以黯黹澁石為之狀酷類而多拒
墨時方為易傳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蠹類之賊涵清泉闕重谷聲如
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
西伯發祕藏與有力非相待為誰出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竒發現攘于彭蠡斷鍾取追有米楚狂

惟盜之隱因山作硯其辭如賈

黼硯銘并叙

龍尾黼硯 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
外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
遺臣宗孟且銘之曰

黻歛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毅理金聲而玉色也雲
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丹石硯銘并叙

唐林父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蓉之出水殺墨而
宜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

所出于盖知之銘曰

彤池紫淵出日所浴烝為虹赤作蜺以貫陽谷是生
斯珍非石非玉因材致用璧水環復耕于中洲藝我
玄粟投種則獲不炊而熟

端石硯銘

并叙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妙齡而有異材贈以端
硯且銘之曰

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為煤孤竹為筆蓬麻劫紙
仰泉致滴斬几信鈎以全吾直

王仲儀硯銘

汲鄭早聞頗救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
積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邁硯銘

邁往德興賣以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
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黃魯直銅雀硯銘效其體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八亡臺廢
得反天宅遇發丘隴復為麟捷纍然黃子云豈尚白
天實命我使與其噴

魯直所惠沈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予
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龍尾月石硯銘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
運墨也旁死魄忽玄雲之靈靈對觀玉兔之沐浴集幽
光於毫端散妙蹟於簡冊照千古兮如在耿茲月之
不沒

端硯銘

與墨為八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
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程公密紫石硯銘

公密紫石硯銘
公密紫石硯銘
公密紫石硯銘
公密紫石硯銘

孰形無情石亦
外生黃脆白絡孕此黝黝已器不死
可候雨晴天界
夫子瑞其家庭

裙靴銘

并記

予存黃州時
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

裙銘又令作
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皺
六銖縱縱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

環珮未聲

寒女之絲銖積
予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迨硯銘

盡石無已求 生陰壑闕重湫得之艱豈輕投投作
旌苦學昇長頭

子石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夷
險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窈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稍
稍加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而其德則
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後也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為硯鑿肖而瓢質以汝為瓢硯剖而腹實飲西
江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即不
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
一夫敬墨以為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
納諸聖賢之域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
謾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金星洞銘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通蚪起凝陰噓堅出怪
偉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志挾脊尾飛流丹石決
癰瘡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
皆此比

山堂銘 并叙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
瀆圯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為
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
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哀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庶為堂

踐城為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遠遊庵 銘并叙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
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
情不備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
之儒居山澗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
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
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
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
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
不往使同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
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踏
龜殼而食蛤梨著必子也庶幾為我一笑而少留乎

石鼎銘 并叙

張安道以潰子由子由以為軾生日之餽銘曰

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祭醫砭皆金之質職作有堅
而忍為釜為其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六一泉銘 并叙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普通守錢塘

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
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間於民事求人
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子到官三日訪
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
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
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為恨公麾斥八極何
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絕之氣
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
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
動舍又十八年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

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
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
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為室
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
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
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
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
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
斯泉也

孔毅甫鳳味石硯銘

昔予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上
黯黯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
有泉此其大凡也為然為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
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產何異於九鵬而一鷗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于
劍參筆墨亥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放片石上稍
稍如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 月真實石也而其德則
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 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楊次公家 銘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徧無有而入以託於君子之室

裙靴銘并序

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

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云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
環珮來聲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覩我復以餉大覺老僧在昔宋魯
取之以兵書曰郤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予之以義
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為苦
為甘咨爾學人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為硯鑿肖而瓢質以汝為瓢硯剖而腹實飲西
江之水吾以汝彌齒懸河之辯其以尔借面不即不
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地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

納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後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
護采見天風起云移星月凜然

雪浪石盆銘

一作雪浪齋銘并引

予於中山後圃湛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
畫石間奔流畫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
戲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畫水之變獨蜀一作兩孫當世與不作傳者歸九原異哉

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
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古矜畫微畫准作平遠細皴獨有

洗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為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
莫輯趙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鵲抵晉棘維伯時父
弔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駮推食劍環鍼秘錯落其室晚獲
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整時節沐浴以幸斯石
孰推此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珞援手之勞終睨
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感仲和父銘之維以咏德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
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
無荅洞然神光照毫髮

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醪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
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與論琴好作楚辭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醪釋同聯
忌論琴云攫之深醪之愉此言為指法之妙耳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叙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

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俱捧涕泣作禮有比

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菩提茲將寘之他方為

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太方子明元豐三年

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

蒙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為尚書

禮部郎過濟南見真相院僧法泰方為塼塔十有

三層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

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

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

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

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
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
泰聞而踊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囊中得金一兩
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為舍利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
年紫金光聚飛為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額
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真山川棺槨十襲
閱精園神光晝夜發層顛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
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
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擴

悍柔淋冥愚賢願持此福逮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大別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
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閉目
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
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甘澹然虛明遍照十方
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
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上溪百谷為江所同
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日閉不開光出于隙
曄如長虹問何為然笑而不荅空可之盲聾但見龐然

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如其木魚與其鼓鍾

法雲寺鍾銘 并敘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圓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鍾大檀越附馬都尉武勝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鍾成萬斤東坡居士為銘

有鍾誰為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為五闕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吾元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園六工中師獨處高廣座

卧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鍾銘 并敘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東康作募千人為千斤銅鍾蜀人蘇軾為之銘曰

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為模鑄成無漏鍾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下從無有出遍滿無邊空

淡軒銘

以舩撐舩舩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淡軒之上以淡語以問淡叟則味自味

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淡叟之不淡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德威堂銘 并叙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
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厭以既老為辭
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言養老而太
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
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
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
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詔亂之効於斯可見公

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
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
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幽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
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
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若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
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
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口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
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羗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
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
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思以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見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瓶，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瓶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并叙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大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中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古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人，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

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
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
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
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正公相真宗
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
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去寓物於人明日
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以身責報於天取
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至相付吾是以知
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見其子懿敏公
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

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
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
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
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
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
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到植之勤必世乃成
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地陰滿庭吾儕小人
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亦幾僥倖不種而獲
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日公所廬鬱鬱三槐

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菩薩泉銘并叙

陶侃為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
福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
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
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舩舩復
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
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
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
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峨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

集載靈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
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為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
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
予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予為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屬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
向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南安軍常樂院經藏銘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為幾說我法不然
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
咨爾學者云何覽閱自非一作日亡正眼表裏洞達已受

將受則相凌奪惟回屢空無所不說是名耳順亦號
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
我靜一食破衲達磨耶歲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擅波
羅蜜施此法水以灌爾睫

清隱堂銘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為正清者其行
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
今既情忘本無住處一作今者何八萬四千劫火洞
然但隨他去何常一作不然

文勛篆銘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
意在隸前汲冢曾壁周鼓秦山

葬枯骨銘

并叙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豈無主仁人若
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槁顛後有君子
無廢此心陵谷變遷復棺衾之

卓錫泉銘

并叙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且之大衆逮
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

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之嗟異為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
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
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
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
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
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
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桄榔庵銘

并叙

東坡居士謫于儋耳無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

摘葉書銘以記廿六處

九山一區帝為方輿六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負貝顛
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呼吸
蝮蛇魑魅出怒入怒以習苦堂與雜處童奴東坡居士
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
東坡非名岷峨非庸須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
無欠無餘生謂之字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
跨汗漫而遊鴻蒙之都乎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衣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

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
百衲諸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益
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
故終不壞

參寥泉銘 五刀叙

予謫居黃參寥之丁不遠數千里從予於東城留
暮年嘗與同遊去以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
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
其後七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
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

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
泉加冽參寥子謂錯火莫泉而淪之笑曰
是見予夢九年後謂之為實之久矣坐人皆悵
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
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潤所濡偉哉參寥
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
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
實弊汝神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
惟以照察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何公橋銘 英州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鷓在河順水而行
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
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濫觴蛙跳鯨游溢而懷山
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坼雷解
坐使此邦晝為兩洲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
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石匪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

如負其子疏為玉虹隱 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搏
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 閔道抱其馬是我歎而言
視此涓涓未見剛者孰 此橋顧公千歲與橋壽考
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 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
子孫不忘

廣心齋銘

細德險微愛幸彼我君 廣心物無不可心不運寸
中積瑣瑣得之戚戚忿 似生火沃以遠水井泉無波
天下為量萬物一家前 生後聖惠我光華

十二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洞泉響深林二聖元祐歲丁卯器巧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鍾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哆弁則鬱長甬則震無此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鍾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者磬也寶如是中藜藿不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糴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失其蕩枝蟠葉窈而脫其枯風鳴而松耶松鳴風耶

古媧黃

煉石補天之年截斃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之猶今木聲穆然當於人心非矣寥者孰鈞其深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以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胎仙肉飛不
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
玄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
絃直而志不平攬變衰
之色為可憐之聲不戰者
吾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
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根

撥禩大須蕭然於萬物之主
不槁項黃馘闐然於一葦
之航與鷗鷺而物化發山
小之天光驚潛魚而出聽

是謂漁根

九州璜

釣漁得九州之璜避紂
何九州之王湮沉乎射鮒之
谷委蛇乎鳳凰之堂其立
日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意合以人力作
世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
桐僵于下陽之霆奏刀而
平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界
之耶其天性之耶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祀為
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
為散

人出叢書

天石硯銘

并叙

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温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某曰是文字之祥也某寶而用之且為銘曰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顧子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

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人復得以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峯塗發笥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片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揚次公家浮鼓石銘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齟齬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字

寶月大師塔銘

并叙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古姓蘇氏眉之眉山人於予為無服兄九歲事成於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

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
大師惟度為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
外肅服度博學通古今善為詩至於持律總衆酬
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年人莫知其出於
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
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為爭趨成之更
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
歲一廬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堵橋二十七
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十世師於佛事雖若有
為譬如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故

予嘗以為修三三學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
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常罕見寡言務自閑遠蓋不
可得而親踈者獨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瘡
黑如梵僧既老而指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
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十月九日始得微疾
即以書告於往來者約束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
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早暮及辰
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于
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
亡次士隆次紹賢為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仙

悟聰悟清悟文悟真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
成悟益悟權悟緘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源以家
法嚴故多有聞者師少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厚善
吾先君官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
仕當有立於世為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予
謫居惠州舟嘗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
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
瑩然摩尼歸真于王錦城之東松栢森然子孫如林
蔽芾其陰

惠州思無邪齋銘

一升叙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
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乃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
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唯無思而無所思乎於是
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日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
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
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虛亦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
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止亦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泐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栖神。蔚鵝城之南麓，堪比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鼇鼉。岌飛筇，與鐵柱插清江之大瀉。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江其萬里，友魚鯪與蛭蟻。逝將去而返顧，託江流以格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宜此懷於一搏。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為仁。

漢鼎銘

并叙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美於伯夷，外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一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大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已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晉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

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
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
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
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
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
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
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
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
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
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人仰之君靡不有茲鼎鼎
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墟不而國隨之豈有易姓
而鼎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善乎拳於一物孺子之智
婦人之仁嗚呼悲矣

夢齋銘

并叙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
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元即是夢此其所以為
無夢也歟衛玠問於樂廣庶幾對以想曰形神不接
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又問因之說東坡居士
曰世人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

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
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羊入有牧羊而寢者因
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
吹身為王公其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
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且以所夢求
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
笑不知是處之為何方今日之為何日我爾之為
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為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
生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

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如其昏昧
寤寐無為遨遊四方齋則不漂南北東西法身亦然

東莞縣資福五百羅漢閣舍利塔銘

自有生民以來人之所為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

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侔偉作於造物者矣考其

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

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真人以心為法自一心至一

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伸臂頃作

百千萬億變化如佛所言皆真實語無可疑者至

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

使枯槁之餘化為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
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
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二寸
重二斤一兩外密而中疏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
中無數五色備具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
在顛中顛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
之歲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
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
甲於南海舍利當極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又有
自京師至者得古三寶以薦舍利若合符契

堂喜遂并壁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為窠堵波
置閣上銘曰

真人大士何所脩心精妙明

一作

含九州此身性海

一浮漚委王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承休結為寶
珠散若旒流行四方此獨留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
萬里端相投我非與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
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九成臺銘

韶州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
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
年矣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人器兩忘
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
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
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
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莞磬篋絃管試與子
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
綿覽觀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族
一作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
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

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凰而舞百獸者既
已粲然畢陳一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旦日

談空詩名

南華老翁一作端靜簡澹浮雲掃盡但掛孤月吾宗
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
一榻空毗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彈指
千偈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為鑿冰
琢雪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答

河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a small mark.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